



傣傣族婚礼



下载封面新闻APP 浏览最新新闻资讯

送亲队伍徒步 40里

提着彩礼，新娘张小芳的送亲队伍在“哇拿帕”的带领下，排成一条线徒步向20公里外的新郎吉泽荣家走去。跟随同行的，还有浩浩荡荡的摩托车送亲队伍。在小南山村，汽车还不能开到山上。



张小芳和吉泽荣这对新人在喜庆的婚房里合影。拍结婚照除了穿民族服饰外，婚纱照也是年轻傣傣族人的时尚。

神秘的刮脸、露天的婚宴、奇异的请拜、通宵的打跳……四川德昌县境内的傣傣族山寨分布在海拔1500-3000米的河谷山坡上，多数以家族为单位居住，结成10-50多户的小村落。现今傣傣族人仍坚守着传统婚礼习俗。哪家有喜宴，村寨远近亲友身着民族服饰前来庆贺，婚礼过程讲究颇多，场面异常喜庆热闹。

2017年春，德昌县南山傣傣族乡小南山村的张小芳，与幼山村的吉泽荣举行了一场传统的傣傣族婚礼。当地颇有名气的傣傣族婚庆人贺正和他的岳父一道，见证了这一独特的婚俗。

新娘刮脸是傣傣族婚俗中的重要环节，在大山深处的密林中进行，从不让外人特别是男性看见，充满神秘色彩。刮完脸后，笑靥如花的张小芳在闺房开始化妆打扮，穿上亲人缝制的绣花衣裙，等待送亲喜宴。

小南山村逢喜事，众乡亲悉数到场帮忙。送亲喜宴流水席一轮接着一轮，小山村到处充满了欢声笑语。娘家的婚宴结束，送亲队伍在“哇拿帕”（婚礼中的司仪、主持人）和葫芦丝的引领下，转山绕水走向幼山村的新郎家。

提着彩礼，新娘张小芳的送亲队伍排成一条线，徒步向20公里外的新郎吉泽荣家走去。跟随同行的还有浩浩荡荡的摩托车送亲队伍，很是壮观。

新人拜堂有独特的丢拜钱习俗。新郎、新娘被带到堂屋，面前放一簸箕，用来装拜钱。簸箕里还要放4碗酒。

按照傣傣族的习俗，需由男方家的人先请拜，讲究辈分高低先后，请拜的人只要往簸箕里丢拜钱，不论多少，新郎新娘都要鞠躬答谢。

夜幕降临，屋内请拜喝酒还在进行，屋外响起悠扬的芦笙声，这是婚礼的高潮——通宵“打跳”。葫芦丝周围“打跳”的傣傣族青年，尽情享受这美好的夜晚。

德昌傣傣族婚俗是四川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，身挎火烧麻布“哇拿帕”、送亲队伍“请拜”、“丢拜钱”的传统习俗、对歌、露天喜宴、通宵“打跳”等极富情趣的傣傣族传统婚俗古老而独特。

“打跳”是德昌傣傣族婚嫁、丰收建房和祭祀时举行的一种大型集体舞蹈。

华西都市报·封面新闻记者 谭曦 摄影报道



漫长的送亲路途上，可见正在建设的幸福新村。随着社会的发展，傣傣族新居、道路的完善，婚俗迎娶将会是车来车往。



要到新郎家时，伴娘、伴郎和亲友团将大红喜庆的被褥举过头顶，将新娘罩在中间，意为在进入新家前把不好的“病魔”、“鬼神”驱赶在外。跨经男方家门，新娘在伴娘的陪同下进入。



夜幕下，伴着芦笙，大家跳起了欢快的舞蹈。按习俗，这样的“打跳”会持续通宵。

本稿全新闻 浏览封面新闻APP www.thecover.cn

也说奉思小学

□讲述人：覃平（成都）

成都奉思学堂始于清末，系叶氏家族从私塾改办的私立学校，“民国”时称奉思小学。1950年代，奉思小学改归公家经营，因所在地街名改称上北打金街小学，之后再改称红星中路小学。1990年代，红星中路变为繁华商圈，小学被裁撤，今已不存。不过，奉思小学办学时间近百年，根深叶茂，恩泽世间，难以忘怀。

清初，历经多年战乱，四川变成废墟瓦砾，依靠湖广等地移民而重建，即所谓“湖广填四川”。叶家始祖叶必琅从粤东嘉应州（今梅州市梅县区）辗转来到成都，后世支派繁衍，遂分数房，分布在合川、广安、双流及犍为等地。道光年间，叶家各支派首人聚集成都，在上打金街建总祠堂，名之奉思堂，“奉先人，思孝悌。”外人俗称叶家祠。

叶家祠是四进两堂的大祠堂，坐北朝南，逐渐增高。前一堂地势低，建构宏大，供奉入蜀一世祖叶必琅及夫人叶钟氏的神位；后一堂地势高，建构稍次，但面积较广，供奉嘉应叶氏历代高祖及入川叶氏各分支昭穆考妣的神位，悬有“著作忠华国，文章荣锦绣；克勤克俭齐家，事业重田桑”对联。

耕读兴家是叶家族人的家风。叶氏族人用族产在祠堂办私塾，本族子弟

免费就学，族外子弟交少量粮食也可附读，有教无类嘛。

清末，政府讲新政、办新学，传播近代知识。叶家先辈顺应潮流，将私塾改为学堂，取名奉思学堂，采用新课本，传授新知识，教育弟子，影响颇广。傅崇枢《成都通览》特别记载，将“叶氏崇（奉）实学堂”列入“自立学堂”首位。

进入“民国”，奉思学堂规模扩大，建成完小——奉思小学，在校生一度达300多人，是当时成都规模最大的私立小学，任课老师多为叶氏族人。

有学者回忆，奉思学堂除培养出众多名师、散布成都各校外，还有两大特点：一是重视传统，强调励志。教室内外皆悬挂木牌，镌刻诸如“开卷有益”、“宜未雨而绸缪，毋临渴而掘井”等激励格言，学生触目即见，烂熟于心，潜移默化。二是倡导节俭。学校办“小银行”，学生人手一存折，存入零花钱，集腋成裘，期末支取，移作他用，培养学生节约习惯。

1959年秋，我进入上北打金街小学读书，幸运地接受了叶家“式”、“乃”字辈各老师的施教，受惠匪浅。50多年过去了，至今历历在目。2016年，小学同学聚会，有同学籍“上北打金街小学”建微信群保持联络，追忆岁月，“奉思”小学。

“借”的滋味

□讲述人：杜华赋（广元）

如今，很多年轻人都没有尝试过向别人借东西的滋味。但在那个年代里，我却有着非常丰富的亲身经历。

有一年2月底，远方的姑姑突然来到我家，说是下月底要嫁女儿，请我们去喝喜酒。客人来了要招待，可当时正是农村青黄不接的时节，家里根本没有可以招待的东西。

母亲把家里仅有的一点花生，从上了锁的柜子里拿出来招待客人。然后，悄悄带着我去邻居家借米。母亲的计划是：家里还有一点过年节约下来的腊肉，自家菜地里还有一些新鲜蔬菜，可以炒两三个菜；只是家里的米箩见底，已空空如也，但无论如何要煮一顿白米干饭招待一下。

我跟着母亲走了好几家，都没有借到我们需要的东西。母亲一向与人为善，平时，邻里人家到我们家借什么，只要家里有，母亲总是有求必应，母亲向邻居借东西，大家都很乐意，但眼下家家都很困难。眼看“煮一顿白米干饭”的计划就要落空，母亲有些着急了。

看着母亲着急的样子，我非常难受。我突然想起邻村一位女同学，她姐姐是乡镇上的妇联主任，家境好些。我让母亲回家，我去女同学家借米。

我一溜小跑，半个多小时就赶到了她家。说明来意后，一向对我有好感的地，一个劲地催促母亲把米借给我。

她母亲也很善解人意，拿了一个布袋，当着我的面，用一个中花碗在米箩窝里挖了5碗米。

我又一溜小跑回家，母亲在家门口望眼欲穿，“等米下锅”了。见我手里提着一小口袋米，脸上笑开了花。吃饭时，我注意到：姑姑碗里的白米多些，我们家里人的碗里，上面有少许米粒，下面全是白红薯。母亲只下了2碗米，剩余的放在柜子里，还上了锁。

上小学二年级时，我加入了少先队。儿童节那天的庆祝会上，我要上台去戴红领巾和宣誓。老师说，上台的同学都要穿新衣服。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母亲，母亲愣了好一阵没说话。

母亲想了一阵子，说带我去借一件新衣服。张家湾、李家湾、王家湾，走了一湾又一湾，要么人家说没有合适的，要么婉言谢绝。尽管这样，母亲还是没有放弃，说去河对面的表婶家试一试。

表婶的孩子和我一般大，表叔是当地村小的校长。表婶在衣柜里找出一件新衣服让我试，衣服很合身。没穿几分钟，母亲就催促我脱下，说“不要弄脏了”。事后我才知道，母亲为什么不第一个去表婶家借衣服——两个月前我家借她家的钱还没还上呢。

我和母亲出门借衣服时，太阳还没下山。回家时，月亮已经上岗了。

糠馍馍

□讲述人：刘海（成都）

我刚上小学二年级时，父母把我送到乡下奶奶那里读书。每天一放学，我把书包一丢，就吵着奶奶要吃的。

那时农村是公共食堂，农民不准自己开伙，锅铲都砸去大炼钢铁了。奶奶看着我的馋相，从食堂打回饭来，是一碗清激见底的稀饭，两三个蒸熟的红薯。我叫奶奶吃，她总说吃过了。我人小，也没想那么多，只几口，这些东西全落进了我的肚里。

一天中午，吃完饭后，我上学校去。刚走了一段路，想起了带一本书。我转身回到家，看见奶奶正在啃着一块什么东西。奶奶看见我，慌忙把东西藏在身后。我以为奶奶在吃什么好东西，跑过去，从奶奶的手中夺过东西，使劲地咬了一大口。

“妈呀，好苦！”我以为是一块点心什么的。奶奶赶忙拉住我的手：“乖孙儿，别吃啊，晚上奶奶给你弄好吃的。娃娃家吃了这东西，肚子会痛的。”

原来这是一块树皮和着糠做的馍馍，黑糊糊的，又苦又涩。我把馍一丢：“奶奶，你也别吃啦，你还是会肚子痛的。”奶奶抚摸着我的头，眼里闪着泪水。我伤心地哭了。我明白，每天从食堂回来，奶奶根本就没有吃东西，把饭全都给了我。

几十年来，我常常想起我的童年，想起奶奶，想起那块黑糊糊的糠馍馍。我感受到一种深厚的慈爱，一种伟大感情的冲击。奶奶的慈爱在我的心灵中蔓延，我也会用真挚的爱心，去对待孩子，对待他人。

家规

□讲述人：卜凯（遂宁）

15岁以前，我一直生活在农村。我家一日三餐，爷爷、奶奶是非得坐在主位的。饭菜摆好了，等一家人到齐了，看着爷爷、奶奶动筷子了，其他家庭成员才可以开吃。

有好吃的，总是让给长辈。谁也没怨言，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。也难怪，村里人常把我家的家规当作弘扬良好家风、训子教女的样板。

中学毕业那年，我成了村里唯一一个考上师范学校的农家孩子。父亲乐得逢人便讲：“这全靠咱家棍棒教育，成就了儿子的美好人生。”

后来，我结婚生女，孩子到了入学年龄。谁知，这娃一点也没继承到她的“优良基因”，成绩老是不理想。黄荆棍下长出息，我决定照搬老家规在女儿身上一试。

“学习老没长进，将来只得去打工下苦力或者端盘子。”如同父亲当年训斥我一样，我对女儿毫不客气。为显示棍棒教育的威严，我还特地准备了一根长约一米的笔直的竹篾块：“给你寻了位‘新朋友’，看你成绩还有没有长进？”

每逢开学时，为开好头起好步，我总是坚持更严格地抽查女儿每天的学习情况，不时发现女儿作业本上做题的题目比做对的题目还要多。

到了忍无可忍的时候，只得搬出家规了。“老实说，上课认真听老师讲课没有？”“听了，哦，没有……”听了小差还撒谎！该不该挨？“该……”

至于每次怎么个打法，打多少下，这个指标一般根据女儿所犯“错误”的轻重而定，但起码得让她“刻骨铭心”。

记得女儿上初二期末考试那次，全班55名学生参加考试，她考了第42名：“去，给我把竹篾块拿过来！”

正当我接过女儿递过的篾块高高举起时，门外响起了敲门声。我只得暂时停下工作，捏着篾块向门口走去。

跪在地上的女儿腾地站起身：“爸，开门这点小事，就别麻烦您了，还是我去开吧。”她一把夺过我手中的篾块，扔向卧室，打开了房门。

待客人走后，女儿赶紧从卧室捡起篾块，恭敬地递到我手中：“爸，这下，您可以接着打了。”

我接过女儿递过的竹篾块，猛觉一下子好状况：“孩子逐渐长大了，不创新求变的家规不好使了……”

《时光》投稿须知：真实故事。字数控制在1500字内，原创首发。面向四川省内征稿。勿用附件，标题务必注明“时光”。电子邮箱：huaxifukan@qq.com